



真假宝玉

张恨水全集



0441040



真假宝玉

中短篇小说集

(晋)新登字2号

真 假 宝 玉

张恨水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丹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75 字数: 230千字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3月丹东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378-0796-5

I·774 定价: 6.50元

内容提要

中短篇小说集。共收入中短篇小说 22 篇，另有两部剧本。所选篇章，都是中短篇中的精彩作品，也是张恨水先生的得意之作。

目 录

真假宝玉	1
小说迷魂游地府记	6
一碗冷饭	45
滚过去 (小小说)	59
不得已的续弦 (小小说)	61
死与恐怖 (小小说)	62
张碧娥	63
风檐爆竹	65
以一当百	68
最后的敬礼	72
无名英雄传	77
仇敌夫妻	82
九月十八	97
难言之隐	126
怪诗人张楚萍传	131
证明文件	135
战地斜阳	146
人心大变	159
雾中花	172
三十六岁	209
开门雪尚飘 (亦名《贫贱夫妻》)	214

真 假 宝 玉

人迹板桥霜	253
强为欢笑.....	312
热血之花（电影剧本）	314

真假宝玉

话说袭人回家去了，宝玉一个人很是无聊。便拿了一本京调工尺谱，躺在床上看。晴雯见了，便来推他道：“仔细冷着呢。又要……”宝玉一翻身爬起来，笑说道：“我倦了，躺一会儿就好，为何这般大惊小怪？”晴雯道：“呀。我晓得了，没有这个人在屋子里，你就不高兴哩。我们的话，只是耳边风。”宝玉笑道：“我这个人真是驮东西的驴子，一天总要你几鞭子绕好哩。”晴雯吓唬一笑，麝月听了，走进房来笑说道：“当真的。倦了就出去散散闷来，不要睡凉了。”宝玉道：“不错，我还要去瞧妹妹呢。”晴雯道：“怎么样？我们的话一千句，还抵不了人家一句呢。”麝月咬着牙道：“啊哟，晴姑娘又编排上我啦。”宝玉听了一笑。也不和她们计较，就走出院来。刚刚走过沁芳桥只见前面一个和自己一样的小子一闪，他身穿一套古装。把那衔的小玉，化成蒲扇那样大，挂在胸前面。心里想道：“我记得前回倒曾梦过这个。莫不是甄宝玉又来了。”想着便跟着那个人走，走到竹子边，只听见那人放开嗓子唱道：“花姐姐回家去使人眷念；闷沉沉在院中度日如年。无聊赖到潇湘阁游一遍；不觉是黄昏屈月挂霜天。”宝玉听了大骇道：这是什么人？怎么跑到这儿来放肆呢！便追上前一步，看看那人到底是谁。只见那人虽是学自己的样子。精神却一脸滑气。有三十上下年纪，加上个钩鼻子，一点儿不像自己。心里

想到，这一定不是甄宝玉了。谁呢？我听璉二哥和蓉儿说，上海出了一班拆白党，连京城里都有了，莫不是这一党的人吧。北静王那么一个清秀人，林妹妹还说他是臭男儿。这小子他也配学我来吊膀子吗。便喝道：“是什么东西在这里胡闹！包勇呢，把这人撵了出去。”那人一听宝玉发怒。抬头一看，真宝玉来了，自惭形秽一溜烟就走了。

宝玉念佛道：“还好林妹妹没看见，不然又要淘气了。”正在思想，只听见背后笑道：“你又发呆了，妹妹在这里等你呢。”宝玉回头一看，只见一个大些的丫头，装做紫鹃模样。在那里叫唤，粉虽擦得很多，然而比较李妈妈年纪小得有限。宝玉以为是傻大姐，没去问。只见黛玉正站在栏杆边闲看，便走近来道：“这几天才好些。又贪凉了。”抬头一看，不觉一惊，原来不是黛玉，另外是个人。黛玉是个国色。一双眼睛，本来像秋波。这人却是近视眼，那面孔更不必说了，还不如小丫头四儿。宝玉想到，我难道又走到太虚幻境来了么？怎么妹妹的脸都变了呢。一边想一边走，自言自语道：“我去问问妙玉去。”刚到沁芳亭，只听见长叹一声，复说道：“依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奴知是谁。”宝玉笑道：“好了，这才是真的妹妹了。”走过亭子上。统统扎了五彩电灯。黛玉扶个小锄子，又在葬花。宝玉道：“哎哟大姐姐又要回来吗？你瞧上上下下，又扎花灯了。”黛玉道：“你不知道呢。现在凡是我出来的地方，总有灯彩的。这有什么稀罕呢？况且我也不是黛玉、麻姑呀、嫦娥呀。我喜欢哪个，就做哪个。”宝玉仔细一看，果然不是黛玉。心里想道：就是白果眼和招风耳差一点。其余都好。这家伙装妹妹，还勉强对付过去。头里那位，就太不自量了。宝玉

是见一个爱一个的人，便想同这人说几句话。这个当儿，谁知又跑出一个宝玉来。那人扭个不了，嬉皮笑脸直乐，宝玉笑了一笑，想道：这是哪来的宝玉，比那位薛大哥还要呆十倍呢？宝玉虽是这样想。偏偏那假妹妹还亲近他，和他说话，宝玉气得不得了。不多会儿，这人走了，又来了一个，那个人也是学自己的模样，却是还胖些，把他放上屠案上去秤秤，足足的有二百四十斤。一双肿眼泡，一张阔嘴。却装着声音嫩声嫩气的话。那美人见他来了，说：“宝玉你来了吗？”宝玉惊讶道：“怎么他学我不算还要偷我的号呢？咳！想是我享多了艳福，他们故意糟蹋我了。”（谁曰不然）那美人一句话未了，只听见桃花石背后，破锣也似的答应了一声，说道：“来了。”当时用目瞧去，又是一个宝玉，嘴里镶了几粒金牙齿，望之灿然，他怒气冲冲的跑了出来，哪里是文雅风流的宝玉，就像喝醉了酒的焦大一般。当时几个人吓了一跳，都跑走了。宝玉好不明白，只得走回去，刚刚走到省亲别墅边，只见那省亲别墅牌坊上，对联却换了，一面是欧风美雨销专制，一面是妙舞清歌祝共和。省亲别墅四个字，也换了是平权世界。宝玉稀奇道：“这是些什么话？我一概不懂。”这个当儿，有个管园子的婆子说道：“二爷怎么不知道呢，这是去年双十节日里贴的纪念品，还没扯掉哩。”宝玉道：“呵。是这个原故。”宝玉回转身来却好鲍二家的远远的来了，仔细望去又像是黛玉。宝玉晓得今日是做梦，便不敢叫，那人走近来了，身段原是鲍二家的，服装又却像黛玉，宝玉道：“糟透了！”林妹妹是个尊重人，记得那年凤姐和史妹妹说唱戏的小旦像她，她就恼了，何况这人是风流卖俏的样子呢。宝玉正在疑惑，后面又来了一个

宝玉，这人年纪还不大，一张和合脸擦着两腮胭脂，通红的，宝玉想道：这人比我喜欢胭脂还很些哩，我是吃，他简直打花脸了。又看一看，这人脚却没有自己的大，说道：

“呵是了，这是那唱花脸的葵官儿，怎么这些人，不男不女不老不少，都要学我呢？咳，宝玉宝玉你真遭劫了。”忽然背后“咄”的一声有人说道：“夜深了，还不回去。”宝玉一看，却是芳官。宝玉道：“我在做梦吗？”芳官道：“胡说，明明白白，是什么梦。”宝玉道：“要是梦倒好了，若不是梦，我连我这个身子名字都不要了。”芳官道：“谁气了你，又说这些和尚的话了。”宝玉道：“不是人家气我，是我遇着一样事。”因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芳官笑道：“这是假宝玉哩，你气什么。”宝玉道：“这到罢了，到底是些什么混帐小子扮的。”芳官道：“这都是蒋玉寒一班朋友，你不认识吗。先那个钩鼻子的小子姓查叫天影。近视眼林妹妹是欧阳予倩。他扮林妹妹是因为有点儿学问，好在夜晚姿色就不论了。后头葬花的那个是梅兰芳，人家还称他是旦角大王哩。”宝玉笑道：“他比蒋玉寒就强得多。原来是男人。要是一位妹妹，我也喜欢了。那两个小滑头又是谁呢？”芳官道：“一个是姜妙香，胖子是陈嘉祥。他太不要脸了。明儿叫柳湘莲把他杀了吧。那个破喉咙的是麒麟童。哪个不骂他。无如他不闻不问。也就没法了。最后的那个是个女孩子叫吴桂芳。虽然不如你。她生旦净丑都能来呢。身段也有些相近了。至于那个妹妹是碧云霞，本来胡闹演惯的，哪里能像林姑娘幽娴贞静哩。”宝玉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由他罢。”芳官道：“现在有哪个喜欢做宫里姑娘。我听见又弄出个小子来扮你哩。”宝玉道：“不必说。不是胖子，

必是大个儿了。”芳官道：“你怎么知道？”宝玉道：“这两年我走的是肥运，还跑得了吗。”芳官道：“是非好歹，自有公论。谁是瞎子不成。我包有人向你打抱不平哩。管他去，去睡罢。”欲知后事如何，且等宝玉明日醒来再说。

《原载1919年上海《民国日报》》

小说迷魂游地府记

第一回 入阴曹茶楼逢旧雨 看报纸书店出新闻

小子这篇小说，叫做《小说迷魂游地府记》。看起来，好像是小子捣一阵子鬼，但是这个话，不是小子捏造得来的，一桩一桩，都有确实凭据。这话是何人对我说的吗？就是我书里的主人翁小说迷谈的。据他自己说，他平生最好看小说，所以就成了这个雅号。但是他自己很高兴，并不以为“小说迷”三个字，是覬覦的名词。因此，朋友们倒喊顺口了。谁知小说迷借着三个字，却在外招摇，反得了一段不可思议的境遇，他过后谈起来，委实说得嘴响。小子闲着无事，便把他编出小说来。据他说，他一天在家里正在看《小说参考》，忽觉眼花一昏，走进两个人来，手里拿着一张纸条儿，对他只一扬，说道：“请你到案。”他心里一惊，想道：我又没有犯法，到什么案？便笑道：“你二位想是错了，我又没和人争讼，哪个传我到案？”一个人笑道：“你做梦呢，谁和你打官司。阎王爷传你哩。”他一听是阎王爷相传，没得说了，便把胸脯一挺道：“去吧。”那两人见他爽快，把大指头一伸，笑道：“你倒是个硬汉。”便带着小说迷出了门来，他四周一瞧，可不是平常所走的路，只觉得黄沙扑面，寒风刺骨，约莫走了一个钟头，只见前面一座大

城。城门上写着“鬼门关”三个字。进得关来，却和外面不同了，三街六巷，非常热闹，看那些人往来，也有古装的，也有时装的，花花绿绿，和上海、北京的规模，却差不多。

（原来如此）走了一阵，那两个人说道：“歇一歇脚吧。”便在附近截了一个茶楼，一同进去。三个人拣了座头，堂倌泡上茶来，他才觉得透了一口气。左左右右一望，与阳间倒也无甚差别，却是那壁上的广告，便发达得多了。留心一看，只见上面书店里的出版布告，要占一大半。这一半里头，小说又要占三分之二。那广告的奇形怪状，惹人注意的地方倒也罢了。却是不论什么言情哀情的小说，他那书名写在壁上，总非常鲜艳。统算起来，只要有“花玉恨泪”这四个字，都可包括得下，并且那广告上，花红叶绿，必定画上一个时装美人。他心里想道：“东洋老卖药的广告法子，总算中国人学到了，不料阴间里更快。这文明骗子，却一直的到了出版界了。（言之慨然）他一面呷茶，一面闲看，只见对面走来一个长袍马褂的少年，手里却拿着洋伞柄一般的手杖。看那面孔，好像他同学辛世茅。正想起来招呼，那人早看见了，便跑了过来笑道：“这不是密斯脱迷吗？怎么来了？”他看见确是世茅，便也站起来欢迎笑道：“辛兄，正是我。”那人一面笑，一面伸过一只手来，握着他的手摇了两摇，说道：“久违久违，是今日才来呢，还是来了好久呢？”他道：“才到的。这两位，便是传案的。”这时，那两人早站起来了。世茅对他两人一望，说道：“我这位朋友，是什么案？”两人道：“没有案子，是阳寿告終了。”世茅道：“传票呢？”有一个人便连忙递上，世茅接了过来，吓的一声，撕个稀烂。便对那两人道：“请你对贵上说，就说

是我的朋友，我已经放了他了。”那两个人唯唯的答应了几个是。世茅在腰里顺手掏一个银角子，望桌上一丢，对二人道：“茶帐我还了，有劳二位。”挪着他便走。他也不知道世茅是什么样神人，只好跟着他走，走出了茶楼，辛世茅便问他道：“现在迷兄的身子，总算恢复自由了，还是回去呢？还是在此游历游历？”他道：“这阴间里是容易到的吗？既然来了，我自然是要观光的。但是我要请教，老兄是什么魔力，怎么阎王的传票，你都可以随便发付哩。”辛世茅一笑，说道：“这算什么！回头我再和你说吧。”便在路上喊了两部黄包车，一阵拉到一家旅馆门口，他抬头一望，却是“世界旅馆”四个字，下了车，进了旅馆，世茅便和他开了一个房间，对他说道：“我现在还要到公署里去办事，有话迟一刻再说吧。你要闷得慌，可以看看报，切莫要一个人出去瞎撞。”说毕，回身就走。他拦住他道：“你到底要告诉我在哪个公署里啊，倘然我有事，在哪儿找你呢？”世茅笑道：“可是我忘怀了，你要找我，就是主战军参谋部吧。”说着，便行个礼走了。他好生诧异，心里想道：且不管他，既来之，则安之，我还是探探风俗吧。这个当儿，正有一个卖报的孩子过来，他就不问好歹，大报小报，给他买了一二十份，就中有个地府《新闻报》、《酆都日报》，都有五大张，他便先把《新闻报》打开一看，那电报要闻，无非是登的阴间鬼抄糟的一些事，他只随便一看，他最留心的，就是附张，便将各报的附张，先扯出来一看，说也奇怪，不管什么报，却都有新闻的小说，那上头什么夫妻吵嘴呀，家庭析疑呀，都把他编为小说来登，无论如何，那题目却编得奇奇怪怪，格外注人的眼帘，实在呢，哪有这多巧新

闻，无非是投稿家的笔尖万能罢了。却还有桩事，比阳间不同，他附张里面，却不是纯粹的文艺品，每栏后面，必夹着一段广告。（妙想天开。想不久，上海也要实行的哩。）那广告十条到有九条是书店里的，铺张扬厉，那法螺吹得是不消说了，他就中看了一条，到反复沉吟了三四次，说道：“奇怪，怎么就能这样珠联璧合呢？”原来那登的是预告出版一本小说《绝后录》。（这样牛皮，阳间人却不敢吹。）上面标名是王羲之题签，王维画封面，编辑人便是孔仲尼、庄周、屈平、宋玉、贾谊、司马相如、杨雄、司马迁、班固、陈寿、庾信、陶渊明、韩愈、杜甫、施耐庵、王实甫、关汉卿、罗贯中、曹雪芹，呵呵呀，上下几千年，这一班经史子集、小说传奇的作家，应有尽有，真可以说得绝后了。他当时看了，心里就有好些不相信，想道：别人罢了，我这位夫子，他是述而不作的人，怎么也作起小说来了呢？呵，这个经理人，魔力却也不小，他就搜罗古今，能够邀请这多名人，怕也是个大脚角哩。一面想一面看，只见那附张后幅，有一个碗口大的艳字，写得龙飞凤舞，非常遒劲，他想道：阳间里卖香烟的，有一个烤字的广告，就弄出什么孝呀，义呀，这种不可思的广告名词，现在这儿居然也有了，这效仿的手段，中国人实在是特色。但是这艳字的范围很广，这想必又是哪个舞台，要唱连台三四十本戏的海报了。我倒要瞧瞧，看他说些什么。他望下一瞧，不觉噗哧一笑，原来并不是海报，是鄞都书馆新出版的一部书。他想道：这一班无知识的蠢牛，总只晓得贪便宜，走顺水船。你也想想，这纸灯笼是久蒙得住的吗？咳，外国人事事讲究里子，中国人却事事讲究面子，一直到阴曹，不信比阳间还很哩。（就是阳间

反以为无以复加了）他一个人，自思自叹的正在纳闷，忽听得隔壁房里一个人喊道：“三哥，你瞧，今天这报上的时评，是一篇小说哩。”他听了奇怪道：“怎么，时评都好做小说吗，我倒要瞧瞧。”便把各报重新一翻，果然那新闻报上有一篇，是陆九渊的手笔，题目五伦不灭，内容却句句是骂得朱夫子。因他朱猪音同，硬编着朱夫子的名字叫猪九戒。差不多你妈你姐，都要骂上了。正是：

口诛杨墨皆因党

眼见圣贤不尽真

第二回 谈技勇形容成怪话 悬披露骇目叹淫书

他看了这段时评，叹道：“这党见之害，实在不小，我想陆夫子也是一位道学先生，平日是把两庖冷肉看得很重的，现在怎么不克自持哩？就是朱陆异同，这也是道德文章的关系，难道是王妈妈寻鸡，打一阵爹妈会就算了吗？况且要骂人便骂人，怎么借着小说来暗射？（恨水自己打嘴，但我是无名之辈，打嘴又何妨。）自命道学先生的人，我看还不如放牛孩子了。”他一个人自言自语，就像很有味，忽吓的一声一个人笑道：“呆子，你又发迷了。”他抬头一看，却是世茅来了。他很欢喜，便道：“你来了吗？你们阴曹的新闻，倒有看头。自从你去以后，我是手不停翻，目不停瞧哩。”世茅一面坐下，一面笑问道：“你看了一天，我倒要请问，我们这阴曹的舆论，却比阳间如何？”他道：“我只懂小

说，我就照报上的小说论吧。”世茅道：“很好，我就请教。”他道：“我留心一看，这报上小说，十篇倒有九篇是技勇的一门，提倡尚武精神，这可是很好的。但是中国人做小说，就是有个不讲情理四个字，你瞧古人说的勐斗云十万里哪，鼻子出来两道白光能杀人哪，试问世上，可真有这么一回事？现在人做的小说，不能说有这个毛病，但是形容力量的地方，也渐渐失之于荒谬了。就如你那鬼国日报上的《关中小桃》一篇，简直是开玩笑，我就不信□□（此字不雅，小子不敢用）里面，能横夹一根烟枪，会武力军人都拔不动，后来那段公子拔起了，又被他弹出几丈外去跌了一交，这还是海绵质吗？倒成强有力的弹簧了。”世茅听了，不禁哈哈大笑，说道：“你真是小说迷，怎么这些事，你都注意到了呢？这篇小说，依说起来，可算不经，但是做这小说的章先生，他是闹惯了怪话的，是不能代表一切的哩。”他道：“你们酆都地方，这小说的能手，到底算哪个呢？难道就是这报馆里几位先生不成？”世茅道：“这个我是外行，我不敢说。不过报馆里的人，名字是天天登在报上的，外面看惯了，也就以为从此以外，却是自郗以下了。”他听了点点头，似乎领悟了好多的样子。世茅道：“我们吃饭去吧，不要只顾谈，把游历的事都耽搁了。”他们便叫茶房锁了门，一路上街来。依世茅的意思，便要请他到万枝春去吃大菜。他道：“我晓得世兄是不吃牛羊肉，和那不煮烂的东西的，你去大菜馆有点不合意。”世茅道：“现在都相信的大菜，我也只好从众了。”他笑道：“世兄，这就不然，饮食嗜好，各有不同，你要学时髦，却叫舌头肚子不舒服，这也是倒行逆施了。”世茅听了一笑，便引他在小半斋吃了饭，